

掉眼泪的。

王卫庆主任有说不完的患者故事，那种关切的态度，就好像是谈起自己的家人。

都说医生的诊室是社会的缩影，是人间舞台。王卫庆教授接诊的病人中，99%来自外地，很多病人经济条件并不宽裕，“他们来看一次我的门诊，成本很高”。在对病人情况作出判断后，王教授总是考虑如何让病人既能得到比较好的治疗，又不需要花费太多钱，越是困难的患者，她帮得越“起劲”。

有时候，患者的病情不是特别复杂，王教授会推荐患者去一个挂号费不那么高的医生那里就诊。她把推荐的医生名字写在纸条上，让患者拿好，再叮嘱：“你去找这位医生，他会帮你看好的，不需要挂我这个号，你放心。”

王教授是柔中带刚的医师，遇到依从性不好、不好好吃药、不遵从医生指导的患者，王卫庆教授会比较严厉，她说，医师和病人共同的目标就是健康，医患要分头努力。

30多年的从医过程中，王卫庆教授恪守着“认真、仔细、用心”六个字。问诊时，她不会忽略一个个细节，因为一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细节，可能就是真正的疾病源头。

王教授印象中有一个老年病人，患甲亢多年一直没能治疗好。王教授仔细询问他的病史，发现他因为心脏病在服用一种含碘的药物，这种药对他的心脏病治疗效果比较好，但却引起了甲亢。王卫庆去帮老人咨询了心内科医生，建议用不含碘的药物替代。换药后，老人的甲亢



上图：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卫庆在香港学习期间。

好了。

王卫庆教授并非生在医学世家，当初是母亲坚持要她学医，她才报考了医学院。不过进了医学院，王卫庆很快发现自己天生就适合做医生。“记人名、记路我都不行，但医学上的术语、数据，我可以过目不忘。”王卫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留在附属瑞金医院工作。上世纪80年代，糖尿病等内分泌疾病患者并不多，内分泌科算不上热门的专业，但王卫庆却沉心静气地钻研，至此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深耕。

在瑞金医院锻炼几年后，王卫庆获得一个到香港学习的机会，师从当时最有名的内分泌专家 Karen, Lam 教授学习。Karen, Lam 是出了名的严师，再加上20多年前内地与香港在经济水平、国际化程度上巨大的差距，一开始老师并不看好这位来自上海的年轻女医生。

初到香港，王卫庆也的确遇到了不少困难。首先是语言。老师分配王卫庆去做病人的电话随访，王卫庆英语没问题，但病人说的是广东话，王卫庆不会，她就开始自学粤语。有时候电话打到病人家里，

王卫庆的夹生的粤语会被家里的女主人误会，造成工作困难。

面对先天的“缺陷”，王卫庆不是去跟老师道委屈，而是死磕起了广东话。她买了收音机，每天完成工作后深夜跟着广播学粤语，自己解决了日常会话的问题。除了语言，那时电脑的使用在内地还没有普及，王卫庆到了香港现学现用电脑，不会的地方看说明书，通宵研究是常有的事。

还有一个小故事既好笑又心酸。香港医院的传统，女医生查房时白大褂里要求穿裙装。有一次老师突然叫王卫庆跟她去查房，穿着牛仔裤运动鞋在实验室工作的王卫庆赶忙回宿舍换裙子，但等她坐公交回宿舍换好裙子再回到医院，查房已经结束了。王卫庆痛心错过了一次查房学习的机会，为了不错过一次查房，她从此每天把裙子放在书包里带去医院。

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，王卫庆说“人在逆境中长得更快”。

如今在有着优良传统、被国内同行视为标杆的科室“当家”，王卫庆教授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培养后起之秀。世界权威的内分泌学术会议上，能站上讲台发表学术演讲的中国医生过去可能只有一两人，王卫庆教授希望，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像内分泌榜样陈家伦、宁光教授一样，去一流的学术会议上发出中国声音。

“我们要拿出更好的科研成果，拿出更多中国人自己的数据和标准来服务中国患者。中国的医生要走进世界医学界，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医学，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医生的责任。”王卫庆说。■